

第二届海外

汉语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 王建设 孙汝建 主编

本书是一本国际汉语方言研讨会的论文荟萃。这些论文分析阐释了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些语言命题，增添和融入了许多语言学中的新问题、新看法，既有对语言的来龙去脉的个案阐释，又有由表及里的挖掘；不仅有学术上的理论探讨，还有社会实践的应用发挥；不但立足于语言学的框架内研究，而且还综合文化学、民俗学和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源。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届海外

汉语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 王建设 孙汝建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 王建设, 孙汝建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82-1202-7

I. ①汉… II. ①王… ②孙… III. ①汉语方言—国
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754号

第二届海外
汉语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 王建设 孙汝建 主编

策划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柴 伟 毛 雪
封面设计: 周 旸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202-7

定 价: 50.00元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1070 5033244

邮编: 650091

E-mail: market@ynup.com

综 论

- 2 进一步做好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
——兼评《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詹伯慧
- 8 境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视野
——读《全球华语词典》 | 李如龙
- 17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刍议 | 甘于恩 李 明
- 23 海外方言借词的文化阐释框架 | 胡培安
- 31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汉语和方言理念 | 陶原珂
- 38 在闽南话覆盖国家和地区共建闽南文化圈的
对策建议 | 孙汝建 陈丛耘

中亚等的官话

- 44 跨境民族与语言变异现象浅析
——以中亚东干语为例 | 海 峰
- 50 我国回族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在中亚地区的变异 | 林 涛
- 58 回族经堂语中音译词特点研究 | 马辉芬
- 63 华语的“多”字与闽南语、客语对应词的比较研究：“构式”
分析法 | 张淑敏

东南亚和美洲的客粤闽

- 74 河婆客家歌谣在吉隆坡的传承与发展 | 郑 蕾
- 86 本土及海外粤东闽语-n 韵尾的演变 | 吴 芳
- 95 粤语在海外汉语方言的发展与演变浅析 | 张蔚虹
- 101 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
语言现状 | 陈晓锦
- 116 浅谈印尼语中闽南语借词的形态适应 | 陈玉兰
- 124 峇峇语的闽南语方言鉴定 | 洪惟仁 曹逢甫
- 147 印尼玛琅华人亲属称谓研究 | 廖新玲 郑秀琴
- 157 新加坡华族姓氏的拼音 | 刘新中
- 168 传承与变异
——印度尼西亚第二代晋江人的语音特点 | 王建设
- 172 本土与海外闽南方言声调差异及其成因 | 杨秀明
- 187 论马来语闽南方言借词的地方性特征 | 张嘉星
- 201 马来西亚汉语闽南话与马来语互动举例 | 卓俊霖
- 208 泰语中的潮汕方言借词试析 | 张双庆 潘家懿

港澳台的客粤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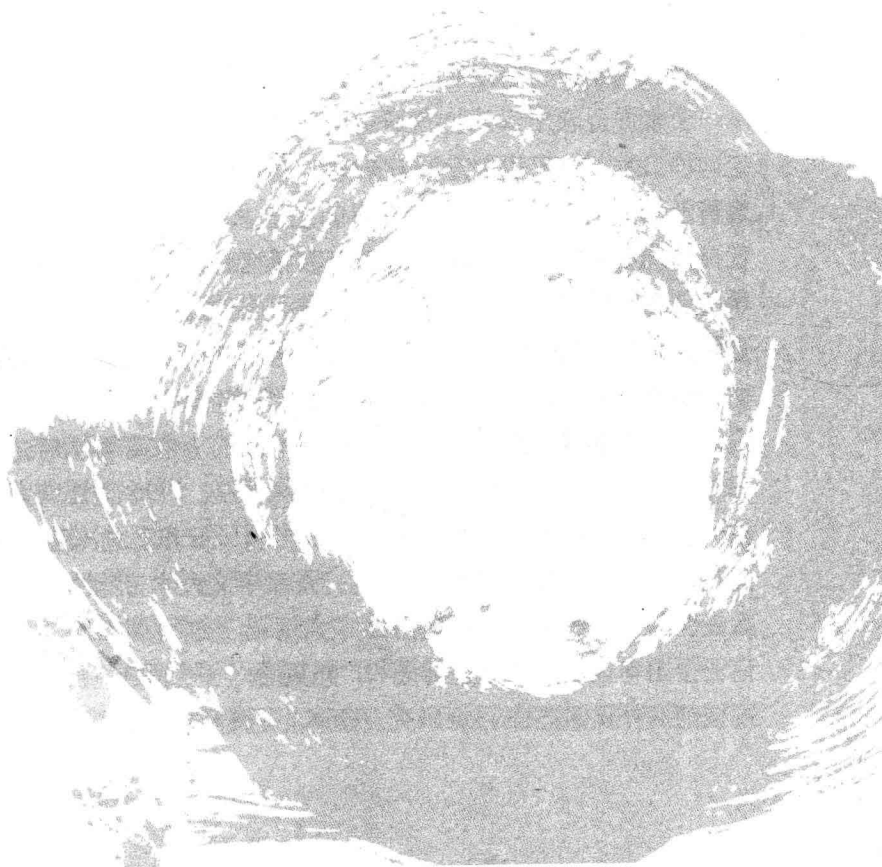
- 222 台湾诏安腔第二人称代词“hen”初探 | 廖俊龙

- 230 澳门话上声去声现状调查 | 何耀坤
- 238 汉语方言中一种最重要的海外通行腔
——闽南语的“海腔”兼论厦门腔、台湾通行腔和海外通行腔的形成 | 董忠司
- 253 从《中西字典》看一百多年来台湾音的演变 | 杜晓萍
- 260 闽南语中性问句变异研究 | 刘秀雪
- 278 一百多年前台湾闽南语否定词研究
——基于《日台会话大全》文本语料 | 许彬彬

其 他

- 290 19 世纪福州平话圣经资料中的福州话语法 | 张美兰
- 304 《方言》所见关中方言今证 | 冯玉涛
- 320 胡三省《音注》所反映的宋末元初吴方言韵母
特点研究 | 马君花
- 329 华文教育不应忽视的方面
——华侨大学境外生的语言现象例析 | 胡 萍
- 341 菲律宾鄢市华裔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的闽南
方言因素 | 连涵芬

综 论



进一步做好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

——兼评《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詹伯慧

一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不断开拓汉语方言研究的新领域，着力关注那些区属未明的、非驴非马的方言（土语），以及那些乏人过问的弱势方言，特别是某些通行范围狭窄，使用频率很低，处于日渐消失状态的濒危方言，正日渐成为新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突出的新课题、新热点。近十多年来，这些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进展，近期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语委的立项项目中，几乎每届都有相关的课题获得批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方言研究的新思路、新走向。而在这一新思路、新走向的启发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也日渐蓬勃起来，备受语言学界的关注，堪称是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周清海教授为首，曾经先后和大陆学者、台湾学者、香港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华裔学者联袂进行过一些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和厦门大学闽语专家周长楫教授合作对新加坡福建闽南话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连续出版了《新加坡闽南语概况》、《新加坡闽南语词典》等著作。作为面向海外华侨华裔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对于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化一贯给予了很大的关注。1996年暨南大学就曾经组织过一次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随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的会议论文集。进入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双庆教授也曾牵头组织队伍对海内外“大闽语”进行调查研究，涉及通行于东南亚多国华人社区的福建闽语和广东闽语（潮州话）。然而，上述这些稍具规模的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基本上只针对东南亚地区的汉语方言，特

别是这一地区的汉语闽方言。近期这股研究海外汉语方言之风在方言学界刮了起来，目标对准全球华人社区，其规模和声势远非此前对东南亚汉语方言的研究所能比拟。此番“向海外汉语方言进军”的“异军”，旗手是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陈晓锦教授。自从她多年来专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于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她便斗志昂扬地频频出击，不畏艰辛走出国门，深入到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区进行实地调查，掌握了不少汉语方言在当地社会应用的真实情况，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2008年7月经陈晓锦教授发起，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揭开帷幕。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汉语方言学术盛会，它既是此前起步不久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次检阅和小结，也是吹响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继往开来、持续发展的一声响亮号角。会议的举行意味着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将以此为契机，迅速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有了这个首届，接下来必然会有第二届、第三届……此刻大家聚集到泉州来参加第二届的研讨会，见证了海外汉语方言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可以预期，沿着这一势头发展下去，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必将持续升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二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五十多位学者到会。会上宣读的研究成果三十多篇，内容涵盖不少海外华人社区通行的汉语方言，近的有大陆以外港、澳、台同胞使用的汉语方言，远的有远居东南亚和美洲乃至中亚各国华人所操的汉语方言。从方言的类别看，除了海外华人社区最常用的粤、闽、客家等汉语方言外，也包括居住在中亚地区华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仔细阅读这本论文集，无疑会使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对汉语方言在海外的传播和应用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下面不妨让我们打开这本论文集，对它作一点简要的剖析。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编纂主旨，按照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编辑此书，既是为了纪念会议的召开，也是为了激励有志于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海内外同道百尺竿头再向前，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参与，为了下一次，再下一次的盛会。”万事开头难，作为首届研讨会的论文集，最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向人们宣示：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启动了！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很值得大家来参与和支持的语言研究事业。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吧！这本首届研讨会的论文集，当然应该首先产生“呼吁”与“激励”的作用，而实际上，从收进论文集的三十篇论文来看，基本上是能够发挥“呼吁”与“激励”作用的。通过这本首届研讨会的论文集，我们看到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航船已经有了明确的航道，已经在沿着这条航道破浪前进了。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文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深学者就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意义、作用及其规划与走向等发表的宏观性的综论文章。论文集打头的两篇《加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我见》和《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二是对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使用汉语方言的情况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与剖析。新加坡著名华语专家周清海的《海外华人在多语背景下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态度——兼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意义》、我国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教授的《海外华人与海外汉语方言》、中国社科院方言室周磊教授的《西北地区海外方言研究》以及本书主编陈晓锦教授的《中南半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语言现状》等属于这一类。三是根据作者自己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对某个汉语方言在海外某国家、某地区的表现及其应用情况进行介绍和论析，如《新加坡客家话的语言现状及语音概略》、《泰国曼谷华人潮汕话记略》、《泰国北部的西南官话》、《印尼华人的语言状况》、《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多伦多粤语》等属于这一类。四是专论海外“华语”及其方言中某些语言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特殊表现，阐述某些语言现象与大陆相应的“华语”和方言间的异同，如《吉隆坡现代粤语阳上变阴去现象解因》、《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征及其成因》、《中亚回族话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百年前缅甸粤籍华人使用的一些词语》、《新屋水流军话的词汇特色》、《两岸大埔客家话动词体的比较》、《新加坡、大陆福建、台湾三地同安腔闽南话语音和词汇的比较》等属于这一类。五是就语言的接触、语言的关系、语言的影响、语言的演变等方面在海外“华语”及其方言中的表现进行论述，如《论华语区域词语与华语方言词语的相互关系》、《汉语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的影响》、《闽、粤、客三大方言对东南亚华语语音、词汇的影响例说》、《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概况及语言接触的初步研究》、《东干语特征词的年龄分布和衰变》、《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台湾闽南语语音的接触、融合与演变》等属于这一类。六是讨论海外汉语方言中的文化问题、用字问题、日台语音对比及其记音符号问题以及个别海外华人社区通行汉语的归属问题等，如《印尼语闽南话借词及其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汉语

国际化与本土化所涉及的语言与文化问题初探》、《客家启蒙课本〈启蒙浅学〉(1880)的方言用字研究》、《日本领台之初的台湾闽南话记音符号与日台语音对比》、《台中东势客家话的归属初探》等属于这一类。

上述六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可能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大力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参考实例。总的来说,论文集的文章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拿第二类的概括性介绍和评析的论文来说,几位作者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向读者概括地展示了海外华人华语应用的状况及其发展前景,并就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迫切性及如何面对现实开展研究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周清海教授在文章中论及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选择问题,日趋萎缩的海外汉语方言的地位问题等,都是当前我们调查研究海外汉语方言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论文集中一些作者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论述,令人不仅对海外汉语方言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切实的了解,也能启发我们认真面对当今海外华人的实际语言生活,考虑如何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论文集中揭示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汉语及其方言存在的某些特点,以及它们跟本土方言间存在的差异,无疑是我们调查研究海外汉语方言中一个个重要的个案。只有下大力气把许多个别的语言现象调查清楚,把特征一一挖掘出来,最终才有可能汇集相关材料,从而如实地显示出海外各地不同汉语方言的面貌来。这方面的论文虽然篇数还不够多,涵盖的地区和方言也很有限,但也算是迈开了脚步,有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开端了。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也离不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这样重大的命题。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已经触及这方面的问题了。应该说这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杨启光教授以他多年涉足文化语言学研究及谙熟印度尼西亚语的资质撰写出很有分量的论文《印尼语闽南语借词及其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思考》,很值得大家一读。正如作者在文末指出的,这个问题“意义深远,课题诱人,空白颇多,大有可为……”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语言间的相互接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导致语言变异,产生语言变体,这方面的实际调查和理论探讨,是当前语言科学中一个备受青睐的课题。在调查、揭示海外汉语方言的种种表现时,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生动的实例。这方面的探讨无疑应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论文集中也刊有几篇论述这方面的论文,可惜涉及的语言(方言)还很少,有待今后的继续努力。

三

以上粗略剖析了《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此书堪称当前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既看到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正在日趋繁荣；同时我们也看到摆在面前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可谓千头万绪，亟待我们齐心协力去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在首届研讨会上，笔者曾就今后的研究工作略陈数端，这里结合首届研讨会论文集所见所想，再抒管见：

第一，扩大调查面，着力摸清各地情况仍然是当务之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海外汉语方言随着海外华人散布世界各地，所谓“凡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华人足迹”，海外华人到底有多少？海外说汉语方言的人又有多少？各方面统计数字并不一致。据论文集集中张振兴教授《海外华人与海外汉语方言》一文援引几种不同的统计后所下的结论是：“可以大致估计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的总人数应该在3 000万左右。”至于这大约3 000万人所拥有的汉语方言及其分布情况，张振兴教授则转引2008年新闻网的统计，说世界上亚、美、欧、大洋、非各大洲都有汉语方言的社区，社区总数约在150个以上。其中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大都在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国，亚洲以外只有美国拥有100万以上的华人以汉语方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海外汉语方言主要是粤语、闽语和客家话。据统计，中国境外能说粤语和闽语的都在1 000万人以上，能说客家话的也有好几百万。上述这些海外汉语方言社区，迄今业已有人作过调查研究的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亚几个国家中的华人社区。这就决定了我们当前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非花力气把调查范围大大扩展不可。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一定得调动海内外各地的汉语学者，组织起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才行。

第二，在进行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时，不能完全照搬本土方言的调查方式，只顾把方言的本体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弄清楚就行了，还有必要多多了解该方言在多语并用环境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包括社区民众对待方言的态度，该方言在各种共处语言中的地位如何、作用如何，等等，都应该加以调查。换言之，对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一定要在应用方面多加考察，要联系当地社会语言生活的总体格局来研究问题。

第三，在通行海外汉语方言的地区或社区，可能同时存在着汉民族共同语。目前国内的情况是举国上下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各方

言地区，基本上是既推行共同语，又保留方言，形成“推广一种（普通话），保留多种（方言）；有主（普通话）有从（方言），并存并用”的社会语言应用格局。这种格局在海外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同时兼有的华人社区，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和产生变化的原因，应该作社会语言学层面的剖析，这将对国内双语（方言）地区的语言工作有参考作用。

第四，前面说过，海外汉语方言处于跟所在国（地区）通行的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环境中，最容易产生语言借用、语言渗透等现象，进而导致语言变异的形成。在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充分发掘这方面的生动实例，加以整理分析、归纳总结，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更是深具学术价值的语言学课题。在调查海外汉语方言时，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地关注这方面的现象，以免由于粗心疏忽而导致“失宝”的遗憾。

第五，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还有必要结合教育方面来考察。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宗亲会馆，为了使乡音能够在海外代代相传，不致消失，往往想方设法，通过组织方言培训班等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方言教育。笔者曾经访问过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看到会馆编写的潮州话教材，是用来供潮语培训班用的。这些教材，还有海外华人专门为方言学习者编纂的一些方言词典，都是我们研究海外汉语方言的宝贵资料，应该广为收集，充分利用。

境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视野

——读《全球华语词典》

厦门大学 李如龙

一、出版《全球华语词典》的意义

由商务印书馆策划并组织海内外学者集体编写的《全球华语词典》于2010年5月出版了。该书的《前言》把“华语”界定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可见，这是一部为世界华人的通语所编的词典。为了和一般的现代汉语词典有别，现代普通话里的语词只收那些境外华人不熟悉、不易理解的，而海外华语的语词，也只收本土华人所不熟悉、不易理解的。如果把华语视为现代世界华人通语的话，该词典所收的词语只是在境内外说法不同的词语，那些各地说法相同的词语如“大、中、小，你、我、他，来、去，好、坏，一、二、三”等，该词典是不收的，其实也可以说，这只是一部全球华语的方言词典，不过，这里所说的方言和一般所理解的有些不同，按照该词典的分片，中国大陆之外，港澳、台湾、东南亚和其他可算三大片，东南亚之下还可分新马、泰国、菲律宾等小片，“其他”当中又有日本、欧美等。事实上，这两种“方言”之间也有关联。进入港澳通语的是粤方言词，进入台湾通语的是闽方言词，进入新马通语的闽语词多、粤语词少，进入泰国华语的主要是闽语潮州方言词。诚然，使用华语最多的还是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华语的通语词是从这片土地上经过数千年的陶冶而传承下来的，所以这是构成丰富多彩的华语词汇的基础。然而，定居在境外的华人（包括港澳台的同胞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应在6000万以上，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由于各地方言背景的不同以及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华语词汇上的差异也是相当可观的。可是，境内外的华语词汇究竟有哪些差

异，至今调查研究成果还不多。由数十位海内外的学者通力合作，经过多年打磨编就的《全球华语词典》是一部有首创意义的学术精品，它的出版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想讨论的是这部词典所开拓的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新视野。

二、境外汉语方言的特点

境外同胞和海外华人在外定居时，远的已有数百年历史，近的也已逾百年。他们带走的母语是中国东南部的汉语方言，主要是从泉州、漳州带去的闽南方言和从广州带去的粤方言。境外形成华人的通语——华语，是后来的事。大体和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以来的国语运动的开展是同步的。当然，不同地域具体情况有些差异。在新马一带，辛亥革命之后，华侨学校就用国音教识字；台湾光复之后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大力推行国语；说来还是港澳地区通语的普及最晚，识字教学一直是用的粤语方音。然而，由于汉字是兼用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又是连接古今、贯通南北的，现代白话文也早就在境内外通行并占居主导地位了，因此，在常用字及其所标识的核心词、基本词汇方面，海内华语之间共同的词汇基础还是十分坚实，华语所依存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是十分雄厚的，这就是华语能在海外广泛、稳定通行的根本保证。

然而，境外的汉语方言和大陆的本土方言的生态环境也有一些差异。台湾和香港的汉语方言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成绩，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大陆学者的研究水平。跨入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的方言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成果。应该说我们对境外分布的汉语方言的特点已经陆续有所了解，但是还很难说已经了解得深入。这里试谈几点看法。

首先，在港澳台地区，粤方言和闽南方言是强势方言，方言词汇进入当地华语的数量更多，在大陆，进入普通话最多的是它的基础方言——官话方言，闽、粤方言要吸收为通语词汇相对要困难得多，数量也少得多。在东南亚各地，闽粤方言早期也是强势方言，词汇进入华语也比较方便，但是，华语只是所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一种，其社会地位不如当地国语（新加坡虽然华人人口占多数，但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采用的是英语），属于“低阶语言”。因此，境外华语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方言词进入通语词较多，但是缺乏严格规范，有时难免界限不清。

其次，境外的汉语方言都面临着外族语言的接触。在台湾，日据的五十年间曾经受到“皇民化”的严重压迫，不论是国语或闽南语，都不可避

免地接受了一批日语词；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国，接受了不少英语和其他民族语（如马来语、泰语）的词汇。由于政治原因，这些境外的华语和汉语方言所接受的外来词都比本土的通语更多。

最后，境外汉语方言词汇中有不少适应当地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词汇，这些词汇和本土的方言词汇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包括反映地形地貌、耕作方式和物产、经济生活特点、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词汇。这类方言词汇也有不少已经进入了当地华语。语言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在反映社会环境和经济文化生活上是最广泛的，也是最及时的。

三、传统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法的局限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从本土的方言先做起来的，研究的旨趣则是从探寻音韵演变规律开始的。数十年来，方言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广韵》音系为纲，以字音的记录和分析为目，以了解古音类（声类、韵类、调类）的分混为主要目的的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方法。这样的研究传统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重语音而轻词汇，把方言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语音的记录、音系的整理和字音的分析和比较上。事实上，语音是依存于词汇的，如果局限于语音，尤其是只注重“字音”的调查，往往就不能看清语音的全貌，因为有些方言词是“有音无字”的。之所以“有音无字”，或者是字音发生大幅度变迁（包括合音），古读对不上今音（如唔、甬、冇）；或者是本无其字，方言独造创新（如嘢、团、囡）；或者是向外族语借音借义（如峇、叻、朥）。还有，方言中的一字多音是很常见的现象（包括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新旧异读等）。此外，多音词的音节之间还会有种种连音变读。因此，只用《方言调查字表》去记录方言读音，没有记录足够的词汇，就一定不能把方言语音系统完全弄清楚。至于词汇系统本身的种种复杂现象，诸如传承词、变异词、新造词、借用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本义（初始义）、引申义、虚化义，如果没有足够的词汇量，也就难以反映方言的词汇特征。

第二，历来的方言研究只注重本族语的垂直的古今音类和字义的对应研究，最多联系古今通语和方言作一定比较分析，对于方言之间、方言与外族语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则关注不够。由于汉语方言大多历史久远，变化过程复杂，其间发生过种种民族迁徙和融合，也有不同民族语言的同化。即使在本族语之内也有通语和方言的双语并用，邻近方言的接触和融

合。单一语言（方言）的垂直研究肯定是片面的，不可能反映方言的全貌，也难以解释种种复杂的方言事实。

第三，传统方言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只重方言本体的研究，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探寻和解释。事实上，不论是方言语音系统和变动，音变规律的形成，或是新词的大量出现，核心词、基本词的更替，实词的虚化，都直接、间接地与语言外部的因素相关。如移民的来源和流向，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战争的胜负、人口的更换，通婚、通商的状况等。可见，只是就语言研究语言也是不可能全面了解语言的。

如上文所述，境外分布的汉语方言具有词汇变异大、特有词语多，语言接触频繁、内外借词多，社会生活（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状况复杂的特点，因此，传统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在调查研究境外方言时就更是暴露无遗了。

四、《全球华语词典》所展示的闽粤方言词汇

《全球华语词典》大约收词 10 000 条，扣除少量内外共有的条目、只通行于大陆本土的词和异名词语之外，通行于境外的“华人社区常见的特有词语”为数应该是相当多的。这其中有些词是在境外由书面的通语新造的（如台湾的“软体、数位、长青族、党产、超音波、服勤员”；香港的“成人电话、顶包、服务生、离岛、货柜”）。各地所说的同义异形词如“国乐、民乐、华乐、中乐”和一些同根词如“华埠、华人、华姐、华族、华语、华文校、华教”，显然也是各地华人用通语所造。而经由闽粤方言所造出来的较为通行的华语词，应该也为数不少，总有数千条。笔者通读一遍之后所钩出来的这些闽粤方言所造并已进入华语的词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有些方言的核心词因为常用，被直接输入华语，并带进了派生词而形成词汇系列

例如：（以下例词均取自《全球华语词典》。为节省篇幅，概未标音及注明使用地区，释义亦尽量从简，需了解详情，可按首字拼音在该书查到原文）

1. 闽语

厝（房子） ~屋（房屋） ~边（邻居） ~主（房东） ~主奶（房东太太） 枋~（木头房子）

番（洋的、外国的） ~仔（南洋土著） ~婆（外国女人） ~仔